

GILLETTE 的 MALANDRINO 教授

第二天，我約了人去租一間公寓。里斯本這座城市美妙極了，可房租之高几乎讓人負擔不起，我只好被迫落腳在首都的最後一道邊疆——歷史郊區：AMADORA BORDEA。

那一帶很有特色，因為它是葡萄牙外國人社群的家園，但住在那裡的不只是葡萄牙公民——還有幾個混進來的人，比如我。

父子倆來迎接我，可我一走進屋子，他們就給我看一張和另外三個人共用的上下鋪，在一間9平方米的房間裡；整套公寓三個房間、九個人、一個衛生間、一個小廚房、三臺冰箱，還有蟑螂作為常住客人——全都擠在大約60平方米裡，每月230歐元。

這樣我每個月正好剩下70歐元用來吃飯和過日子，但我明白了另一件事：我正在上一門課，學窮人該如何學會管理財富——而這門課沒有人教。

小夥子們一個接一個過來自我介紹，報出自己的名字和來自哪個國家，一邊打量我，想弄清楚我會怎麼表現，我是不是種族主義者。

我給每個人一個微笑，用他們自己的語言打招呼：安哥拉、摩加迪沙、聖多美、巴西、葡萄牙、中國、俄羅斯和沙烏地阿拉伯。

那天晚上，他們請我一起吃晚飯——這頓飯是他們特意安排來歡迎我的。我是這群人裡年紀最大的，靦腆地和每個人聊了20分鐘之後，就在我聽見自己被這樣稱呼的那一刻，我新的葡萄牙身份誕生了：

Malandrino教授

他們都是年輕小夥子，把母親、妻子或女朋友留在了身後，遠離家鄉，遠離所愛的人。我決定給他們講一個親身經歷的真實故事——作為交換，我會得到他們每個人的反應，藉此衡量他們的性格和為人。他們誰都不知道我的方法。

我告訴他們，2021年我給自己放了個假，去了巴西的納塔爾——一個以沙丘和當地儀式聞名的地方。在那裡，當白晝轉入黑夜，沙丘頂上的姑娘們會倒退著走下來，一步步走向每一個在坡底無畏等待的男人，去結識他，建立新的關係，也許還為自己建立一個未來。

我在那座城市待了四十天——那真是我的巴西隔離期——但我從沒加入這個遊戲。我始終是個旁觀者，我在看。

今天我比任何時候都更覺得，認識巴西對我有多大的用處——即便是在Gillette那位女CEO出人意料地到來之後——如果她哪天問起我她的祖國，我可以這樣告訴她：

沙丘的儀式，

我知道，

但我從未參與，

因為我不給任何人未來，

只給現在。

在那座城市裡最讓我震動的，是和校長女兒的那段故事。我是在一個星期一晚上的單身派對上偶然認識她的。

我帶著事先準備好的100張紙卡片去了，上面印著我的名字和一個巴西電話號碼。我把它們和場子裡的女人交換——那些我喜歡的、自稱單身、離異或喪偶的女人。第二天，我在超市裡撞見其中四個，正和丈夫孩子一起買東西，彼此一句話也沒有，只有沉默的目光。

Camilla，校長的女兒，是個美麗而令人招架不住的女人。是她下午兩點把我帶回家，晚上十點才放我走。就在那裡我明白了，樓上那位同事是想懲罰我——想讓我明白：一個女人可以打敗一千個男人，但一千個男人打不敗一個女人。

不說細節了，完事之後我直接帶她去一家義大利餐館吃晚飯，點了兩瓶白葡萄酒，還有專門給她一個人的14只龍蝦。巴西服務員問我要不要來點bruschetta，可是疲憊——或者是我那雙不靠譜的耳朵——讓我把這個詞聽成了「bussetta」，而我早已筋疲力盡，隨時準備逃跑。

屋裡所有的小夥子都在笑，一副被催眠的樣子——他們還停留在十二頁的Amazon版愛情販賣說明書裡。我怎麼能繼續講下去，而不冒著讓他們炸開的風險？

我結束了談話，去睡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整個屋子裡人人都在說「巴西bussetta」和「bussettero」。在哥倫比亞西班牙語裡，這個詞的意思是公交車司機——但這個文字遊戲還是讓每個人都笑了。

我在2025年11月22日離開，每個人都捨不得我走——就連那些和我同睡一張床的蟑螂也難過了一會兒。因為只有在那一刻，當你曾和某人一起快樂過，而他要離開的時候，你才明白，什麼是你再也不會擁有的。

Ferdinando